

不可饶恕的人

〔日〕辻原登／著

周保雄 戴建方／译

上

014058391

I313.45
907
V1

不可饶恕的人

〔日〕辻原登／著

周保雄 戴建方／译



上

I313.45
907
V1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北航

C1745142

主要登场人物

- 槇隆光** 在森宫镇经营槇博士医院的医师,本小说的主人公;在美国学习医学,在孟买大学致力于脚气病的研究;小说便是从他自印度回国开始。他组织了“无歧视医疗服务团”,人称博士、医生或祛毒医生
- 西千春** 槇隆光美丽的侄女,继承了西家巨额山林资产
- 若林勉** 槇隆光的侄子,千春的堂兄;建筑设计师,身患肺病
- 六角堂芳久** 槇隆光之兄,经营药局
- 西弓** 千春的外婆,山林大地主
- 左巴君枝** 《熊野魁》报女记者,千春的远房表姐
- 熊野五人团** 滨中满、山根、阿峰、阿籾、庄司
- “风笛”** 槇隆光的爱马
- 中谷守一** 经营钟表店,被称为钟表匠
- 中森奈良之进** 路灯工
- 坂正巳** 泥瓦匠,曾被征召入伍,参加了日清战争^①和日俄战争^②
- 谷晃之** 总寺院设在京都的庞大佛教教派本家的长子,组织了中亚探险队

① 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中国清政府战败,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译者

② 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以沙皇俄国失败告终。——译者

主要登场人物

- 上林道助 从横滨正金银行辞职,热心于铁路事业
- 永野忠庸 森宫镇第十代藩主忠良的长子,陆军步兵少佐
- 永野夫人 永野忠庸的美丽妻子
- 堂本中 《熊野魁》报社社长、主笔
- 乌子薰 森宫镇警察署署长、野心家
- “棕精灵” 警察署长乌子薰饲养的纪州犬
- 浅井铁也 森宫镇权势人物,经营煤矿、银行等的实业家
- 中子菊子 掌管帮会中驹组、气度不凡的女老大

森 宮 鎮



目 录

第一篇	1
第二篇	40
第三篇	90
第四篇	124
第五篇	182
第六篇	230
第七篇	276

第一篇

1

那天之事令人无法忘怀。

明治36年(1903)3月底,一个男子气宇轩昂地回归故里。迎接他荣归,我们也充满喜悦。

从前夜起就开始不停地下雨,淋湿了半岛南部。直到正午,山谷里的雨开始停歇,不久,洋面上也放晴了。不知为何,老天爷独独没有眷顾我们所在的海湾,这里的雨一直下到2点多。

接着,天空出现了两道彩虹。

一条彩虹描绘出一个很大的圆弧:从西面遥远的那智群山至熊野滩画出了一个很大的圆弧。关于虹的起点,大海那边茫茫然难以猜测;陆地这头恰巧是那智大瀑布一带。圆弧内侧是带有粉红的红色,朝向外侧的是从黄、绿、蓝直到紫色,色调朦朦胧胧地变化。整个彩虹朦胧淡雅,迷蒙地悬挂在天空。

另一条彩虹在其遥远的下方,非常小,它跨越了我们的海湾,以一种鲜艳色调架起了虹拱,令观看者豁然清醒。

港口位于海湾深处。

到港口来接船者超过百人。最初架设在海湾上空的彩虹,人们并不怎么在意,没多久在洋面上发现更高更大的彩虹时,欢呼声四起。

小彩虹与大彩虹颜色序列相反,内侧以紫色形成宽阔的层次,从蓝色至绿色、黄色,并且以粉红告终。最先发现这个差异的是千春。

“阿勉，为什么彩虹的颜色相反呢？”

若林勉面露困惑：

“这个嘛，大概是由于光线反射吧？”

“噢……那为何出现两条彩虹呢？真想飞进彩虹里看看。”

被大小两条彩虹所挟的天空与大海，密布着晦暗的深灰色云层。在大彩虹外侧，蓝天广袤无垠，光辉耀目，被小彩虹围绕的海湾，也已浸润在平和的亮丽之中。雨落无声，被蜜色的斜光刺穿，雨点柔和而无秩序地飞散。竟然没有一人打着伞。

千春抬起秀眉询问：

“阿勉，我感觉你有点悲伤，那是为什么呢？”

“怎么可能！医生平安回归日本，能够这样迎接，我感到欢喜雀跃。”

虽然郑重其事地回答了千春的提问，但是，若林勉那一瞬间的确也充满了悲伤之情。和那两道彩虹相同，其理由他自己也解释不了。

然而，千春脸上浮现出微笑，仿佛已经忘却了刚刚那样的提问。蓝灰色丝帛面的女用遮阳伞撑开着，千春轮廓鲜明的五官上映照出优雅柔和的阴影。清澈的光线和柔风包裹着她那穿洁白连衣裙的娇躯。

……那天，连彩虹的出现也令人难以忘怀，但比起其他事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千春变得愈加美丽，宛如文殊兰的花朵一般清爽地留在人们心中。

熊野浦滨木绵 叶百重 思百重……^①

“彩虹消失了！”

“看见轮船了！”

舢板划手朝气蓬勃的喊声响起数次。在人们的视野中，先是彩虹消失了，接着船影出现了。

遥远的洋面上，搭乘着榎隆光的“纪洋”号还只有豆粒大小，它远远地驶来，看上去几乎是贴近水平线飘扬着一根细细的白烟。

千春眼睛发亮，紧跑五六步从沙滩奔向海滨。

说是港口，其实并有码头，只是沿岸航路的班轮抛锚停泊于连接左右两

① 诗见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第4卷第496首，中译文引自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万叶集》第135页。——译者

个海岬的航线上,再用舢板往返运送乘客和货物。

这个半岛上铺设铁路还是将来之事,那时陆路依靠徒步、人力车和马车。明治17年(1884)开设了通往神户——大阪——熊野的航线。那时,只有货船航运。

面向太平洋,朝南大幅度延伸的半岛,横跨于和歌山县、奈良县、三重县,是日本列岛最大的半岛,我们为此无端地引以为豪。人们把半岛南端几乎全部称为熊野。“Kuma”在日语中意为隈、角落,是世界的边缘,或许是阴影?吉野是美丽之野。从吉野这个名称来看,这里相当于这样的位置:

它是大化改新(645)以前的旧国名,但大化改新以后,它一次也没有成为过具体的地名或行政区划名称。然而,熊野一直就是熊野。熊野川发源于半岛中央的脊梁山脉,把地表雕刻出宛如香菇折皱一样的无数深谷,然后汇合为一,像巨大的瀑布一样跌落到太平洋。森宫镇就位于熊野川河口。

明治20年(1887),翘首期盼的客轮“神田”号首航于大阪熊野和名古屋·热田之间。但是,“神田”号是不足100吨的蒸汽船,设备简陋,从森宫航行至大阪需要两昼夜。它无法经受熊野滩的狂风大浪,船难事故屡屡发生。

明治24年(1891),一名青年为了学习西洋医学远渡美国,他最先乘坐的就是这条“神田”号。当然,他不可能乘坐它越过太平洋的滔天巨浪,“神田”号到大阪就终止了航程。

青年一边干着诸如洗盘子、做厨师之类的活,勤工俭学,花费了四年时间,于俄勒冈州立大学医学系毕业,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医院里积累了一年临床经验,之后就踏上了归途。他蓄留了胡须,身穿双排扣长礼服,头戴高筒礼帽,气宇轩昂地下船。那船仍然还是小小的“神田”号。

出迎的那一时刻发生了个小事故。榎隆光从“神田”号的绳梯下到舢板时不小心跌入海里。他不会游泳,舢板划手跳入水中救起了他。“帽子!帽子!”榎隆光大叫,但黑色礼帽被海浪卷走,消失在波涛里。

留学美国,理应衣冠楚楚,但凯旋时却成了落汤鸡。榎隆光表情羞愧,颠簸于人力车上,受到了森宫镇的欢迎。

在森宫繁华的港区,榎隆光挂了一块小小的牌子开业行医了,牌子上横

写着：医学博士榎。不久，他就声名鹊起，人们盛赞其医术高超。他不向贫苦者收取诊疗费和药费。这个费用，他让山林地主、木材商人、矿山主加倍支付。这些代表了森宫的富翁们一看医疗金额，刹那间双眉紧皱，小声嘟囔：“真没办法”，但他们通常还是默默地如数付费。

被称为日伞山的地方是受歧视地区，对于那里的患者，榎隆光也能轻松地出诊，把手伸进患者被窝切脉，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祛毒医生^①。

过了四年。某日，祛毒医生突然关闭医院，前往印度。那时，沿岸航线已经有大阪商船公司 600 吨级的客货两用船下水航行，共有五艘，分别为“纪摄”号、“第一共立丸”、“第二共立丸”、“第三共立丸”、“纪洋”号。班轮每日一班，从大阪和热田两个港口同时起航。

祛毒医生登上驶往大阪方向的“纪洋”号的舷梯，从森宫销声匿迹。

2

三年岁月流逝。携带着在印度孟买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所取得的脚气研究与治疗的重要业绩，榎隆光开始实施回国计划。

搭乘着榎隆光的“纪洋”号的船影越来越大。

在迎接他的沙滩背后，围绕着石砌的防波堤。堤坝上有一条马路穿行而过，行道树全是松树。几家船员旅馆和 200 余家民房鳞次栉比，那是渔夫、造船木匠和人力车夫的家，船员旅馆里有食堂和船客候船室，还兼作便当店，给商船送货。

松树下，大约有 20 辆人力车停靠在那里，车轡放在地上。印有车行号衣和穿着胶皮布袜的车夫们坐在各自的车轡里吸着烟袋，烟雾顺着风力缓缓地飘往海滨。

两三辆人力车等待着下船乘客，剩余的人力车都由森宫镇的权势人物所包租，这些权势人物是郡长、町长、町议会议员、银行家和木材商人。还有几个身穿和服的艺妓，大家都是来迎接“祛毒医生”榎隆光的。

^① 这里的“祛毒”在日语中与英语的“博士”、“医生”发音相似，都为 DOGUTORU，根据与榎隆光的亲疏关系，这个 DOGUTORU 有不同的妙用。——译者

那里还停着一辆高雅的外国产两轮马车。“菊花青”频频喘着粗重鼻息，拉着马嚼头安抚马匹的中年男子身穿西服，他是槁隆光的哥哥槁芳久，经营六角堂药局。因为其住宅是一所庞大的六角形西式建筑，兼营店铺，芳久就被称为“六角堂”。两轮马车旁停放着若林勉的爱车——托马斯摩托车。两轮马车和托马斯摩托车都是若林勉根据商品目录以私人名义从美国进口的。

超过百人的出迎人群中，大半是纤夫或烧炭工以及日伞山的穷人，他们手执旗帜，从市区赶了3公里路来此聚集。

有五个青年不知为何事正在热心讨论。他们的眼睛异常澄净，沐浴在正面直射的阳光里，目光显得炯炯有神。

群众中还有三个便衣警察转来晃去，他们的面容都深深隐藏在鸭舌帽里。

七年前，槁隆光从美国带回约一舢板的书籍，有与社会主义、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有关的文献，也有惠特曼、霍桑等人的小说，槁隆光将它们节译后付梓，在医院的一角设立图书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阅览。图书室也汇集了《自由新闻》和《万朝报》，槁隆光与若林勉、千春和一些年轻人时常召开小型演讲会，讨论美国情况和自由、人权、圣经，他们还上演莎士比亚戏剧。

不久，体制派开始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从槁隆光医生的图书室快速蔓延开来，伐木工、煤矿工人、纤夫的要求涨薪的罢工频频发生。森宫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温床，必须采取措施。体制派的危机感不断膨胀，就在行将爆裂之际，槁隆光却突然踏上了印度之旅。

此次，他从印度到底会带回些什么呢？说起印度，那就是天竺，南海普陀洛迦山也是印度吧？若是如此，槁隆光带回的是佛祖的教诲？大概不可能这样。倘若是佛陀思想，日本多不胜数。尤其在熊野，神祇多如牛毛。槁隆光一定是企图带入更加危险的思想。

可是，槁隆光的出身门第是旧森宫藩藩医，家族中资本家众多。他自己也是在美国修习的西洋医学，是半岛首屈一指的名医。因为是显贵，不能对他随便出手。这就是警方让三个便衣潜在欢迎人群中的缘由。郡长、町长、木材商人这些人虽然前来迎接，但他们心中充满对槁隆光的警惕和好奇，好奇是因为越可怕的东西越想看。这两种情感微妙地相互掺杂，又复杂

地使人动摇不定。

眼睛闪烁着异样光彩的五名青年与他们截然相反。这五人是槇隆光图书室诞生的怪物，暗地里称为熊野革命五人团。在槇隆光出国的三年期间，他们与日本中央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联络，思想和行动更加激进。他们模仿蒲鲁东^①，叫嚷着“财富是由偷盗而形成，但财富又会保障自由，所以，我们要掠夺财富”。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槇隆光回国。五人团认为槇隆光回国肯定会发生什么，这种确信甚嚣尘上。

他们四周，《熊野魁》（熊野先锋报）的女记者一边亲切地与人搭讪，一边热情活动。

忽然，汽笛长鸣，声音高亢而绵长。人们吓了一跳，回头观望。搭乘着槇隆光的轮船就要抵达下锚地了。人们的视线一起聚焦在“纪洋”号，但多数人口中低声议论的话题，却是与若林勉并肩站立、把靠在肩头的遮阳伞团团转动的千春。

“啊，她多么美丽！”

“是呀，好像犯人是谁还摸不着方向。”

“到底是何方人士想要杀害那么美丽的小姐？”

令人骚动不安的话语此起彼伏，雨后的强烈阳光到处炫目地反射。阳光下站立着的千春一身洁白，她的情影仿佛具有某种能力，能够平息和化解那些不祥之兆。淡紫色的蕾丝装点了衣领，千春脖颈上几缕短发拂动，微微地缠绕在一起。

好像有谣传或恶意中伤：

“祛毒医生的侄女中毒了吗？”

然而，即使是槇隆光医师的反对者，大家在内心的某处仍然深爱着千春。

五天前的某一个早晨，千春的牛奶瓶偶然翻倒，牛奶洒翻在餐桌上。家里饲养的猫帕克立即跳上桌子，把牛奶全部舔光。

“哎呀，真是没有办法。喂，帕克！”

^①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译者

千春正想把撕碎的面包喂给帕克吃，帕克突然猫毛倒竖，脊背强烈拱起，发出闻所未闻裂帛似的惨叫，跳起高达几十公分。它身体痉挛着，使劲拽着桌布呕吐，之后，一下子瘫软无力倒在地上。转眼间业已一命呜呼。

千春哭泣着把帕克埋葬在院子里的茱萸树下。若林勉和六角堂将此事保密，以配送牛奶的前田牧牛舍为中心展开了调查，但流言还是传了出去，眨眼之间，此事在森宫已是家喻户晓了。

五年前，森宫就开始了牛奶销售。牛奶房每天早晨给六角堂送一瓶。在六角堂饮用牛奶的只有千春一人。

千春的处境由此清晰可知，她受到威胁已是第二次了。

去年8月，千春刚刚从大阪的梅花女子学校毕业。为了在母亲的娘家度过最后一个暑假，她乘坐六角堂的两轮马车从森宫前往桑原。桑原位于熊野川的支流——北山川的源头区域。坐在两轮马车上，右手边是太平洋风景，一路北上，从市木走上岔道，进入山溪，再朝风传岭进发。从风传岭开始，就要改乘肩舆和船只。像平日一样，此时的风传岭被雾霭笼罩着，在蜿蜒曲折的断崖山路上，两轮马车的车轮突然脱落。幸好马车夫操纵缰绳，猛地让马车往山侧崖壁上冲。如果没有他的机敏，马车即刻就会倒栽葱般跌落山谷。

马车夫滨中是五人团中的一员，深得榎医师和六角堂等人的信赖。昨夜还仔细检查过的马车，现在左车轮居然从车轴脱落飞了出去。

若林勉和六角堂分析后决定，马车事故和牛奶投毒事件都不报警。若林勉亲自出马，独自探究真相。他跨上爱车托马斯，从潮岬的宅邸前往六角堂，去当千春的警卫。

千春为何会成为谋杀的目标？

千春母亲绿子从下北山村桑原的西家嫁给了森宫的榎良平。榎家有兄弟四人：千秋、六角堂芳久、良平和隆光。长子千秋去潮岬若林家当了养子，就是若林勉之父。

良平是森宫最早的基督徒。明治24年(1891)10月28日早晨6点半左右，以岐阜、爱知为中心，日本遭受了里氏8级的强烈地震的袭击。良平一家在名古屋，当日，他们出席了教会学校礼拜堂的晨祷。“匡当”一声冲击波袭来，天花板坠落。人虽然逃到了出口，但屋顶上凸出的暖炉烟囱崩塌下

来,落到他们头上,砖瓦直飞良平和绿子的头部,把他们击倒在地。五岁的千春被母亲抱在怀里,奇迹般地得救了。她后来被母亲的娘家收养,由外祖母西弓一手养育成人。

西弓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丈夫因买卖山林遭人欺骗,导致倾家荡产。他愧悔难当,不久就精神异常。西弓丈夫原本是个读书人,但在某天,他突然说因为担心鼻尖而看不了字了。尽管戴着眼镜,却毫无兴致。一旦对书本断念死心,他便把草席拿到长满青苔的院落里枯坐其上,凝视着被险峻山峦局限住的狭小空间。他颓然垂首,摊开手掌说是手背,看着手背却说是手心。他常看着手掌独自颌首:“怪不得,怪不得。”

西弓丈夫的生命力日渐衰弱,但他依然是不停地翻转手掌,直到溘然逝去。西弓当时28岁,有两个孩子:绿子和丈太郎。丈夫过世,分家后在尾鷲开当铺的小叔子升次出现了。夜晚,他潜入西弓的房间要强行同衾。西弓寡居以来,就寝时常常在被子底下藏一把凿子,于是,她用凿子刺向了小叔子的咽喉。

西弓未受过正规教育,但聪明勤劳,意志尤其坚决。她不仅挽回了丈夫的损失,此后不久,她还把西家提升到了代表半岛的山林大地主地位。

明治6年(1873),政府准备进行地租改革。在这之前,日本山林等于无税,现在山林也要纳税,许多地主就抛售自己拥有的山林。西弓慧眼独具,虽然不可能预测到战争爆发,但她预感到木材的需求不久肯定看涨,就用丈夫所留下的资产,逐一收购山林。

日清战争不久便爆发了。对于战争而言,木材是不可或缺的军需物资,价格自然暴涨。国有林和皇家树林(天皇家族所拥有的山林)是明治专制主义体制下主要的物质基础。

西家发迹成为数一数二的山林地主,但继承人丈太郎22岁就夭折了。西家没了户主,围绕着庞大的山林资产,亲属与有关人士暗中活动,西弓身边周形形色色的计谋四伏。

西弓突然宣布自任户主。周围人齐声反对:女人做户主史无前例。就连吉野郡郡长也出马前来竭力劝说:你家应该收养个养子。但西弓的心毫不动摇:

……哪有这种事情!听说以前有过女村长、女庄头。而且,维新政府的

官大人都有意向承认女户主,所以,我就要当户主。是的,一定要当。

郡长死了心,打道回府了。

当上了户主的西弓合理化地推行造林和采伐,使山林经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虽是女流,但西弓待人公平,笃守信义,因此,能够拥有许多守信用、有能力的看林人,这也是她能够扩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往来于桑原和榎隆光宅邸间,千春逐年成长起来,出落成一位姿容秀丽的姑娘。虚岁 14 时,千春可以进入大阪的梅花女子学校就读,但西弓很不乐意让千春去大阪。榎隆光就前往桑原去说服她。

“梅花是信耶稣的吧?”

“是的。不过,千春她爸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呀,绿子小姐也是。”

“良平曾想把家里的佛龕拆了。”

“他的做法错了,那样的话简直和维新政府的废佛毁释没有不同。……请放心,大阪有若林家的阿勉。他在高丽桥开设了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他在没有问题。”

“那人不是生肺炎了吗?”

“是的。不过已经痊愈了。两片肺叶中有一片完全康复了。”

若林勉的肺一片已完全痊愈,另一片也呈现康复的迹象。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开设就是其证明。榎隆光对西弓说:

“还是应该让千春接受坚实的高等教育。不然的话,她只是一个漂亮的小野人。也必须让她有个美满姻缘。”

西弓轻声叹息:

“……山林,扩张得太大了。最近,我常常疑惑,不知怎样做才好。”

“西家阿婆,山林不大就没有意义了,它与水田、旱田不一样。山林越大越符合大义。”

“……和大义有啥关系?是指天子的事情吗?”

榎隆光摇了摇头。

“耶稣吗?”

榎隆光再度摇头。

虽然榎隆光的西洋观念是西弓无法想像的,但他对西弓产生于森林之中的洞察力表示敬意。榎隆光结结巴巴,刚说了句“自由”,就拼命在脑海搜

索是否有更加确切的用词。找到了。他喊了一声：

“千春！”

“和千春有啥关系？”

“是的。为了千春自由生活、幸福生活，山林必定会有用的。山林越大越好，千春就越能得到巨大的幸福。”

这样，千春进入梅花女子学校就读了。

那一年，槇隆光把千春托付给若林勉，自己踏上赴印度之旅。

暑假、寒假、春假，每逢学校放假，千春都非常靓丽地回家来。

某日，西弓咯血了，但她一直隐瞒着，她下定决心开始一项行动。

西弓独自一人接连换乘了肩舆、船只和人力车，花费了两天时间赶路。一到森宫，便径直钻进了森宫法院的大门，提交申请把户主变更为千春，由千春继承家业。申报被法院受理了。西弓没有和任何人商议此事，独自一人秘密进行，所以，当法院的公示出来时，不单是亲属和桑原地区，整个森宫镇都受到了冲击。

“16岁的女孩成了一万町步^①山林的大地主！”

代表森宫保守派的报纸《纪州实报》和改革派报纸《熊野魁》都以头版头条，刊载了这个完全相同的标题。

由若林勉秘密进行的调查在持续进行着。虽然毫无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犯人确实存在。到底是什么人在牛奶里掺入了毒药？又拧松了两轮马车车轮的螺母？

倘若是因为嫉妒千春继承户主而干的，那应该怀疑西家的亲属，但若林勉倾向于另一种想法：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或许下一个威胁已经在准备。

若林勉怒火中烧，下定决心：不逮住犯人，决不罢手。

……也许犯人就在这出迎的人群之中。这么一嘟囔，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

一个穿着裙裤的女子奔向千春：

① 日本的面积单位，1町步约等于9 917.36平方米。——译者

“我是《熊野魁》的记者。您是千春小姐吧？请问一下，听说您在风传岭险些遭遇不测？”

千春转动着遮阳伞，不想搭理对方。

女记者说：

“我们可是远房堂姐妹哟。我叫君枝。左巴君枝。”

她在千春周围蹦来跳去。

“您管我们的关系叫什么？”

“远房堂姐妹，是远房堂姐妹，我们……”

若林勉神色严峻，挡住了她：

“你别没礼貌，请离开。”

此时，滨中跑来，招呼若林勉：

“舢板要出发了。”

“纪洋”号的船首发出了链条声，锚降落下来，激起水花，消失在大海之中。五艘舢板一起面向“纪洋”号划动船桨。最当中的舢板上乘坐着若林勉和千春，滨中驾船。岸边，女记者正在挥手。

“那家伙到底是谁？”

若林勉怒气冲冲地嘀咕，滨中一边轻巧地摇橹一边回答：

“她是最近加入《熊野魁》报社的，听说是从名古屋来的。”

千春的遮阳伞在水面上落下细细的阴影。

“叔叔这次会以怎样的装扮回来？从印度归来，果真是穿沙丽吗？”

“沙丽是女装呀，我想大概是纯白的古尔达^①，头带缠头布。”

“帽子又会掉落吗？”

舢板靠近轮船。于是，对方似乎也急不可待地靠拢过来。

植隆光在孟买养成的午睡习惯，即便在大英轮船公司“维多利亚”号上也持续不变，在半岛沿海航线“纪洋”号上也延续了下来。

孟买人口百万，真正有多少人谁都没有计算过，所以，它是搞不清人口总数的《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在大贫民窟达拉维，在仅仅 1.5 平方公里中，

^① 古尔达：印度男性上身穿的肥大过膝的长衫。——译者